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六十四回 接公主二將回本邦 觀星象太史斷武曲

詩曰： 天王廟內隱英雄，星象垂天焉可蒙。

崔信思忠懷念切，夜間察斗識埋蹤。

當時石玉解勸焦、孟二人守理王府，代狄千歲之勞，二人應允。說完，石將軍拜別太君，相辭焦、孟出了王府，一程歸趙王府中，拜見岳父母、母親。是夜，石將軍進房，狄翁假死還陽的原由，並不說知郡主，為著金蘭手足，瞞著妻身，仍要離別。這是石將軍相交義重出於尋常。當下說聲：「郡主，不是我常常把你丟拋了，如今狄大哥又身亡，前時結義說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，今日又不能同歸泉下，就伴靈守柩一年，稍盡一場交合之情，所以下官與張二哥在著天王廟內朝夕盤桓，免得陰魂怨著我無情，如今不得已，拋別賢妻。郡主伊乃賢德之人，還求勿怪為夫薄情，拋棄於你。」郡主聽罷，微微含笑說：「相公出言，足見情長於義，想你又無三兄四弟，今日不異同胞，同勞於國，今朝不幸失卻為首英雄，相公你切放心前去守柩，不必把哀家掛懷。」石將軍聽了大悅，道：「難得郡主這樣通情。」是日，仍將此言告哀母親、岳父母。

次日上朝告假守靈柩，聖上不准說：「狄青既死，不能復生，四人莫守此空荒之地，即可回朝伴朕罷。」龐洪見狄青已死，大妒四虎將軍，不欲他在朝伴主。見聖上不准石玉之奏，急忙出班奏道：「臣龐洪有奏，凡為人者必要忠義兩全，才得名揚宇宙，豪傑為稱，如今石玉等五將平西立下汗馬功勞，即為忠也；金蘭兄弟身亡，甘心願往守柩，即為義也。為人即得忠義兩全，誠為可敬。望吾主降旨准如所奏，著令四將一同假給三年陪伴棺靈，非但得全四將之義，狄王親陰靈亦沾陛下洪恩矣。伏乞吾主准奏。」仁宗一想，這也無關得失之事，傳旨准奏。

石玉叩頭謝過聖恩。退出朝一路回歸平西王府。見了太太說明，正要動身，忽然劉慶、李義二人回來，已到後堂拜見高年太君。此時狄翁靈位，設於西府中，所以二人回來，不曾看見石玉。三人回來，正是來得湊巧，三兄弟又見個禮，太太說：「有勞二位賢侄一番，老身實情過意不去。」劉慶弟兄說：「老伯母啊，這是勞而無功的。」太太說：「二位賢侄，何出此音，莫非公主未到期麼？」二人齊說：「小侄一程到了單單國，見了狼主。他說國母娘娘身故，才得幾天，公主且慢到中原，待等來年秋季，送來上國，夫婦團圓，但這狼主說，我們跋涉路途，苦留一月，我只得耽擱一月而回。」太君就說：「原來如此，不來也罷。」石玉看見有丫鬟在側，即忙招手說聲：「哥哥，外廂來講話。」此時三人直出中堂，轉到書房內，四顧無人，石玉細將情由一一說明。劉、李弟兄聽罷，又氣又惱又好笑，恨來恨去只恨龐洪。但這王禪老祖因何叫大哥假死，避了奸臣？石玉說：「二位哥哥有所不知，只因大哥命內災星未退，命他隱跡埋蹤，隱避一年，就有此事了。這機謀只有伯母我弟兄五人得知，其餘知不得的，就是那焦、孟已經瞞他。」二人應允說：「我們明日復過聖旨，然後共往天王廟，與狄大哥敘會，我弟兄一同作伴罷。」

是夜，安歇一宵，次日上朝復旨，石玉前天已奏聞奉旨守柩三年，再著回朝伴駕。二人謝恩辭朝，與石玉已拜別太太，後辭焦、孟弟兄，上馬加鞭，直至天王廟而來。一啊，張忠認聽聲音，放進三人進至後廂，與千歲相會，細把公主喪母未來原故說知，狄翁也不介懷。

再說此次之後，五虎英雄在著天王廟，猶如做了家庭一般，閒時猶恐外人撞進來，所以常常閉門，住廟內，若在外邊，只說天王廟內的妖怪果然厲害，吵鬧難堪，又說這妖怪身長丈餘，非凡厲害，要吃我們弟兄四人，終夜提防。不諱這所在，難以延遲耐久。所以近地百姓遠遠傳言，這妖怪模樣凶狠。三四位將軍有此本事，不能降伏，我等焉能奈何？當時傳播起來人人害怕，心驚不得，不敢進廟。街衢行走也稀疏了，情願遠些而走，不表眾民畏怯。再說狄翁自此隱遁天王廟中，雖然思念母親，只是無由得見。日常無事，弟兄說論兵法，評論國政，安心待時，仍與國家出力不表。且說焦廷貴、孟定國在著王府，真如假做了孝子一般的，盡心守孝，而且代勞一切事務，也不多談。

又說欽天太史崔爺因自狄青死後，常是嗟嘆不已。說道：「好一員少年英雄虎將，殺退遼邦賊寇，大宋江山全虧五虎之力，名揚國外，略息兵戈，方得泰平安享，倏然暴疾而亡，只落得汗馬功勞，一旦成空。思量到底害在龐洪手裡，屢次將他暗害，屢屢謀害不成。這奸臣串通女兒，說是假旗，一時他觸怒君王，把他押出西郊處斬，險些一刀兩段。幸虧得太后娘娘出頭，免得一刀之苦，又要徒罪三年，抵卻當殿詐君之罪。在遊龍驛中，因何無災無病，稱說冤魂作祟，霎忽身亡？真乃死得奇怪。所疑者沒有別人，皆是龐洪與驛丞官同謀陷害了這英雄。那日包年兄上本請驗，聖上偏偏降旨免驗，真乃中了龐洪的機謀。包年兄觀看屍首之時，這張忠與狄母多說疾病身亡，並無別故，不相驗可耳。想來甚是稀奇，猜度不出什麼原故。但想四位英雄實乃忠義之人，無得為中作弊。今日狄青死去，堂上老太君誰人侍奉？丟下外國青年妻子，思前想後，卻也可惜他白髮母親。公主雖然年少青春，但今日劉、李回朝復旨，他又到中原不知長短。」這崔爺終日不得開懷，嘆惜狄青，想這龐洪屢屢算計狄青，就是發配到遊龍驛，原是龐洪的主意，各位忠良大臣原疑著龐洪，況且毫無病症，立時身死，又見稀奇。並且驛官王正乃是龐府家人，豈不順從龐洪的主意？夫人見丈夫崔爺終日愁悶，便說：「相公，他的母親尚然不要包公相驗，你是旁人，何用如此擔憂？」崔爺長嘆不言。

忽一夜，崔爺用過晚膳，直進階前，月色如畫，雲淨無煙。崔爺仰望星月，細看天衡，察其星斗，又見貪狼星乃是龐洪宿度，光華燦爛，實在盛時之際。又見武曲星半明半暗，在於東南方，想來星尚在，人已死了，好生奇怪。星沒入亡，古今所定。莫不是狄青未死，隱居僻靜之方，避了奸臣？若說狄青還在，前日送死之時，眾目共觀，他明是死了，如若不然，棺中屍首，乃是何人？想一番，觀星斗一會，笑道：「此星現在總是未死的。若說是死，只好騙愚夫婦耳。不知他隱身何處？想來他畏懼龐洪，就退避了，枉為英雄，沒有一點膽量的。」不題崔信之言。又說龐國丈當時認定了王驛丞弄死狄青，滿懷得意，欲要今日升他一個知縣之職，恐防惹人疑惑，只得緩緩升他不表。

又談狄太后娘娘，自狄青亡後，時時悽慘。日日懷思，正是生離死別悽慘。況且狄太后想亡兄單留一點香煙之種，一心指望他繼著前人功烈，重慶光耀家園。喜得他年少英雄，早已出讓皇家，平復得西遼，只望從此母子榮華，外邦公主接到，婆媳團聚，夫妻敘會。豈知出仕未久，已遭龐賊暗害，幾番險死還生。原得皇天庇佑，不中奸賊之謀。又到驗旗，觸君發配遊龍驛徒罪三年，一時病症，只說冤魂索命，立刻身亡。今日眼見得狄氏香煙已斷，單單國中，雖有雙生兒子，還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況他乃遠居外國，國外單生長這一女，一聞丈夫已亡，國王未必肯送女至中原了。倘若他到來我邦寡居，婆媳度量，自然寡母撫育孤兒的。若然這公主不記著丈夫恩情，不想回歸中原，此是侄兒嫡血雙生子已經烏有。這狄太后娘娘終日懷念侄兒，長嗟短嘆。又有潞花王常時憶著英雄表弟，不禁借然珠淚交流，母子為著狄青要死，不知淚流多少。正是：

分離骨肉情何切，惹起愁思意不勝。